

从尼姑庵走上

红地毯



這是一部別具魅力·富有時代
特色的長篇傳記小說

作品描述了新中國自己培養的

第一代演員——被譽爲

「半壁江山」的京昆名旦

梁穀音 的坎坷的
藝術和生

活道路 作家以真誠的

動情的筆觸，以生動、

細膩、傳神的筆墨，描繪了她不甘

沉淪，在逆境中的頑強

抗爭精神；她在愛情上

的波折，在藝術上的

探求和生活上的浮沉。



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

石楠 著

I. 0. 3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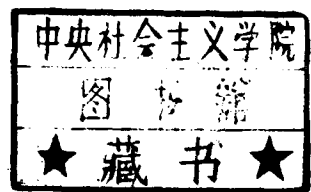
77767



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

石楠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别具魅力,富有时代特色的长篇传记小说。

作品描述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演员——被誉为“半壁江山”的京昆名旦梁谷音的坎坷的艺术和生活道路。由于家庭出身的阴影,她从小生活在尼姑庵;一次偶然的机遇,又使她进了梨园界。尽管梨园界的名优——言慧珠、李传茜等人对她在艺术上的探索、追求和创新格外厚爱,但生活对她却很不公平:“血统论”的魔影始终伴随着她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更被赶下舞台,逐出文艺界……作家以真诚的动情的笔触,以生动、细腻、传神的笔墨,描绘了她不甘沉沦、在逆境中的顽强抗争精神;她在爱情上的波折,在艺术上的探求和在生活上的浮沉。作品真实地、生动地塑造了梁谷音、言慧珠、李传茜以及沈郁若、远尘师太、疯尼等艺术形象,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长篇传记小说

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

石 楠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375印张 333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580

ISBN 7-5302-0190-5/I·187

定价: 6.40元



石楠

梁谷音和
她饰演的
《思凡》和
《烂柯山》



序 章

春雨，细若银丝，缕缕袅袅，通明透亮，带着几分特有的妩媚和缠绵，淅沥了几天。她来了，化作了团团白雾，浮游在远处的山腰间、水面上，宛若笼笼薄纱，浮动的云带，袅娜飘逸。天空如水洗过的一般明净，空气格外清新、凉爽。西下的落日从薄云中走出来，向着它的归路缓缓滑去。

她抬起手腕，看了下表，走到妆镜前，那面落地长镜倏地一亮，仿佛无月的夜空突然亮起了灿烂的星星，她那对明澈的大眼睛是那么美，柔软的黑发象一团轻曼的乌云，衬托出她那白皙的面庞，就象五月盛开的广玉兰偎依着绿油油的叶子那么端雅明艳，正在散放出淡淡甘冽的芬芳。薄薄的唇膏、弯弯细细的眉毛又平添了她几分丽韵，高腰大摆的薄呢长大衣勾画出她较好的身材，亭亭玉立，有如一柄出水荷莲，象牙色的真丝长围巾，又给了她一种飘逸，她那姣美的少妇风采顷间占满了妆镜。

也许是职业养就的习惯吧：每一次上场，她都要对镜端详一下自己，审视一下可有疏漏之处，对她来说，观众就是上帝。在上帝面前，就得无限虔诚，奉献给观众的，就应该是尽善完美！

DQ98/17

她稍微整理了下发式，就拎起随身携带的手提箱，走出了下榻的旅馆，她要乘这黄昏的光影，赶往她思念已久的地方。

她选了一条通往乡间的小巷，走过一排民舍前，一家收音机正在播放第三届“梅花奖”授奖大会实况，会议主持人在宣读获奖者名单，刚好念到她。她放慢了脚步。作为一个演员，在红氍毹上塑造了30年不同人物形象的演员，应该适应了鲜花、美酒、掌声，但她内心深处还是不喜欢那些热烈的场面，掌声越热烈，投到心上的阴影就越重！获奖就说明成功的么？她下意识地摆了下头，至多也只能看作你的表演得到了观众和社会的认可，并非表演艺术的终极，学海无边，艺无止境，感知总是有限，未知才是无穷！成功不过是和失败相对的概念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成功！“梅花奖”虽然是中青年演员冀望的一个目标，殊不知荣誉也能毁掉一个人呢，背负着它要比背十字架更加沉重，也许会因之坠入更加艰难的处境，她没去追求过它，它却自己来了，她求的不是荣，而是艺。

一想到她这个出自浙东尼庵的女子，居然在群星云集的大上海第一个得到这个殊荣，她就发悚，不由地产生了种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感觉，仿佛突然来了一股寒潮，团团裹挟了她。她慌忙加速步履，逃也似地走出了小巷。

那喧闹热烈的音响渐渐远去了，她的心也慢慢平静了，真是活见鬼，她想远离那殊荣带来的热闹氛围，它们却不放过她，竟跟踪到这里来了！现代文明使她无处躲避了，但她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净土，唯有那儿，她可以静一静，求得一息超然。

这是次悄然的旅行。大会给她买好了返沪机票，并把她航机的班次电告了上海，她害怕言不由衷的贺词，她更惧怕欢迎仪式之后的瞬间成为失群的孤雁！她怕孤独！她悄悄退掉了机

票，改乘了火车，不为人知地来到这儿，她的故乡。她没去想她这次行动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，她只想逃避。她也不知为何生出了这样的奇想，要悄悄回到离别多年的地方，是因为命运之舟曾经把她搁浅在这苦难的河岸？还是因为她曾在那些无月之夜躺在萋萋野草丛中听着风摇竹枝、虫鸣、蛙鼓，从冥冥夜空里寻找希望之光？是来寻找她留在这儿的童年足迹，探研她的表演和她独特身世之间的奥秘？是来凭吊爱的荒原上蓬生出的无私母爱的伟大？还是来朝觐还愿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或许什么都是，或许什么都不是！真真实实能够感触到的，是一腔思念的虔诚！心理失衡时的一种寂寞！需要排遣和慰藉的寂寞。

春雨滋润过的路面洁净湿润，一点没有雨后的泥泞，满眼是绿，飘逸的绿，温柔的绿，迷人的绿，静阒的绿，生命尽情地在江南的春天铺展，远山、远水、路边、田畴、村舍……她的视线落在路旁的屋顶上，那紧紧扎根在瓦缝中的瓦棱草（学名瓦松），密集于短茎上，象莲座似地蓬生着，和她童年见到的一模一样，半尺多高，绿里透红的肉质叶子，秋天，它就会抽出塔形花穗，满枝怒放着无以计数的白里透红的小花，聚成一枝蜡烛样的淡紫火炬。她常常和妹妹们唱着一首世代相传赞美它们的儿歌：“瓦棱草，瓦棱草，风大不弯腰，雨大冲不跑，咬住瓦片紧又牢，站在屋顶看得高……”那时她喜欢唱这首儿歌，是因为它顺口，唱起来好玩，并不懂得它的蕴意。现在她已走到了她人生的秋季，品尝过人生的多味果，不免对这种不起眼的小植物产生了几分崇敬，它的根扎生在无土的瓦缝里，然而它却长得茂茂盛盛，几乎盖住了整个屋顶，它的枝干挺立，在暴风骤雨面前从不折腰，也不倒下，它比那些生长在肥厚土壤里的凡花野草要坚强得多，也不知要高洁多少倍。

在她每每心理失衡时总思念起它们。

草尖上颤动着莹洁的雨珠，润湿了她黑亮的高跟皮鞋，有种凉意从足底悄然上行，润凉了她的心，不由漫起了种隐隐的悲哀，路还是这路，她走过无数次，给她以亲切，也给予她酸楚，它象一条被人遗落的粗布带子蜿蜒在田畴间，渠塘里映着落霞，她走它也走，她停它也停，她和它赛过跑，她害怕它那变幻莫测的图象，有时它又象泓泓金液，有时幻化成摊摊血浆。暮色和夕阳在拥抱亲吻，光线逐渐暗淡朦胧，路上已没有行人了，炊烟仿佛凝固在一幅描写黄昏的油画上。她望到了那棵和那两座坟茔一样总是牵系着她思念的千年银杏，它那高大冠盖，象一把巨伞，风姿绰约，超众脱俗，没染半点杂色，没着一丝纤尘，闪着淡淡的银灰光晕，有如祭坛前一柱冲天而起的香烟，夏日，它绿荫如盖，秋天，一树累累白果，初冬寒风吹起，它那满枝苍叶，顷间丹黄如枫。它目睹了她童年的世界，它历经劫难而不死，它是她寂寞童年的伙伴，是她命运的见证。

她情不自禁地偎依着它那粗壮的躯体，伸手抚摸着它，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倏然而至。

突然有种异香飘来，她很熟悉这种香味，檀香夹杂着的香烟，随着这股寺庙特有的香味，送来了节奏徐缓、声音清脆的木鱼声。多年没有听到这熟悉然而已经陌生了的声音，倾圮了的庙宇真的重新修建起来了！她被掩映在厚重的暮色中的红墙青瓦的寺院惊得目瞪口呆，这就是那个手托缘钵的青年女尼化来的？这清脆的木鱼声就是她敲出的？她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，失物可以重得，坍塌的寺庙可以重建，唯独死不能复生！爱不得重温。那年，她偷偷来祭奠她们，那两抔无碑的黄土，就象两座小山那样一直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，她有个小小的心。

愿，给它们立上碑。为了夺回失去的光彩，她思归而不得归，终于有了一个了还心愿的机会，一个年轻的小尼手托缘钵找她来了！她倾囊所出，委托她代为了还此愿。师太们的碑是否立了？她无暇回来看看，她总觉这样还愿有失虔诚，她不想惊搅小尼的晚课，就悄悄从耳门去到后园。

月亮起身了，弯弯的细细的，边上长着淡黄色的晕圈，刚刚出现在那排慈竹的背后，借着它朦胧的光，她看了看她儿时的乐园，——金桔、花红、海棠、梨、柿……又都从砍去的老桩上长出了粗壮的树干，和她儿时看到的几乎无法区别了，薄雾似的月光洒在上面，葳葳蕤蕤，自然界的生命原来这等顽强，刀斧砍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师太们若还健在，她现在有条件报答她们了，可她却无从去报答，她们早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小尼果然守信，师太们的坟前都竖起了雕工精美的墓碑，她默默地在墓碑前立了片刻，就放下手提箱，取出手提收录机，放在疯尼的墓前，掀下放音钮，就盘腿坐在墓前。园子里飘荡起昆笛那好听的、徐缓的、悠扬的、凄婉的乐曲，顷间掩盖了诵经声和木鱼声，她的心在翻腾，在咀嚼那些流逝的岁月，辛的、苦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辣的、涩的……

1.

她生于乱世。

公元1942年2月22日降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山洞中。

这是个乍暖还寒的日子。梅花刚刚跟踪风雪而去，河水开始由灰转绿，金华河在淡淡的没有热力的阳光上泛出微弱的粼光，料峭的春风胆怯地亲吻着河面，河水不慌不忙地流淌，远远望去，北山有似一道凝固的波浪，苍莽而顽强，它那多皱苍褐的面孔，犹似一位历尽艰辛、茹苦含辛的母亲，蹲踞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，默默守护着她的儿女赖以生息繁衍的金华古城。坐落在她怀抱里的佛寿亭金华观，即便是这样生死难测的乱世，依然香火鼎盛，她母爱的恢宏竟宽阔得包容了道家称之为“三十六洞天金华洞元之天”的三座石洞，使之成为遐迹闻名的金华名胜。生长在观前亭翼的香樟、海桐、松柏，由于她的荫庇，挺过了霜雪的肆虐，苍灰的面色也渐渐溢透出一一点新绿，枯草的根部也冒出了米粒似的乳白色幼芽。蛰虫已经醒来，无风的夜晚已能听到几声它们的叫鸣。

夕阳沿着位于城中的八咏楼石绿色的琉璃瓦屋脊滑落，绛紫色的暮霭沉落下来，落在溪旁屋后，月亮攀着漱玉桥汉白玉的栏杆爬上了天空，宝石蓝的天空剪影出它重檐飞檐古朴雄伟

的壮丽身影。它是金华悠久文明的历史象征、见证。李白、崔颢、李清照、赵孟頫都登临过这座始建于南齐的古建筑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章。当年李清照避难南来，曾在这座古城驻足，挥毫作了《题八咏楼》的诗篇，诗碑至今完好无损，后人来游，无不吟哦欣赏：

千古风流八咏楼，
江山留与后人愁；
水通南国三千里，
气压江南十四州。

江山名胜依旧，历史又一次重演，日寇的铁蹄正侵踏着炎黄子孙世代生息的中华大地，苦难又一次降临了，八咏楼的诗意和静谧又一次被流亡的难民扰乱了。

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日寇在中国的侵略受到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坚决回击，逐渐丧失了元气，无力控制东南被占城池，但也因之更为凶残和贪婪，步步向中华腹地推进作垂死的最后挣扎。

这是群特殊身份的难民，从上海方向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官家属，以及他们的勤务兵和医生，有部队在后面护送他们。金华是他们后撤的一个驻足点。在这群太太小姐中，有位年轻貌美的少妇，名叫沈郁若，携着个三岁的女儿，挺着个即将临盆的大肚子，跟着家属队，也撤到了这里，等候着部队的到来，再继续后撤。勤务兵为她母女在八咏楼前一位老乡家借到两间屋子。

一路上，她无时不生活在紧张忧虑之中，担心孩子生在车上。现在有了临时住处，她的丈夫也就要跟着部队到来，她紧

绷的心弦放松了。几天住下来，旅途的疲惫也慢慢消散了，这儿的宁静反使她松弛了的神经又拉直了，他们所依恃的部队没有按时到达。她心虚了，不安起来，犹恐日本人突然闯进城里。虽说结伴者众，又有医生和勤务，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，谁能顾到谁？她挺着个大肚子，又拖着个小孩，只会是大伙的累赘，即使鬼子不来，她的预产期也快到了，她非常渴望分娩时丈夫能在身边，她虽作过母亲，毕竟还只有二十刚出头的年纪，丈夫在身边，不仅能给她以力量，也是一个心理安慰。

她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第5天夜里，她刚刚在女儿身边躺下，小街上就响起了乱轰轰的人声和杂乱的脚步声，使宁静突然发颤了，她立即意识到情况非常危急。

她一骨碌爬起来，麻利地穿好衣服，就将大衣把沉睡不醒的女儿裹了。她的门上也响起了擂鼓似的敲击声，伴之房东阿妈颤抖的呼喊：“梁太太，快……快……快起来，鬼子要进城了！”

她边应着，边放下赖着不起的孩子，开了门。

房东阿妈和勤务兵站在门外。

她问勤务兵：“我们人呢？”

“大概是情势太急，来不及集中，只好各逃各的去了！太太，我们快逃吧！”

她的脸刷地白了，突感目眩头晕，她慌忙抓住门框。

房东阿妈立即奔进门来扶住她，哆嗦着说：“太太，别急，还有我们呢！跟大伙后面逃吧！总会有办法的！”

呼儿唤女的声音一浪接一浪地传来，她突然间镇静下来，她转过身，抱起孩子，交给勤务兵说：“你抱好小姐。”就去拎皮箱。

房东阿妈跟过来，向她伸过手说：“太太若信得过我，我

就给你拎着。”

她犹疑了片刻，注视着房东阿妈的眼睛，这是双善良而诚挚的眼睛，她被征服了，把箱子托付给这样的人，她放心，她把箱子递过去说：“太谢谢你了。”

街上人声鼎沸，仓皇而逃的人流，有如一个接一个的洪峰浪头，向北门汹涌澎湃而去。

房东阿妈拦住一位街坊打听消息：“知道鬼子到了哪里吗？”

“听说要到东门口了。”

他们跟着往北涌去。

“我们这是往哪？”她小声地询问房东。

“只好往北逃了，北山有三个洞，能藏几千人。”

没有月亮，只有微弱的星光。通向北山的土路上，呼朋引类，人影幢幢，这个被踩了，那个跌倒了，哭的哭，叫的叫。有人回过头，望见城里腾起了一片火光，顿时就有人哭了起来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我们家烧了！烧了！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！”扑倒在路边，哀嚎着，“烧了，烧了！完了……”

一个汉子对他吼起来：“嚎什么丧！还不快闭上嘴。你是怕鬼子听不见，是想让大家都不活了？”

哭声陡地化作了低低的抽泣，溶进了奔命的人流。

沈郁若拽着房东阿妈的臂膀，高一脚低一脚，几次都几乎滑倒了，多亏房东阿妈紧紧拽着她，才没被乱脚踏伤踩死。兵荒马乱，各自保命要紧，家属队的太太们怎么样了？都疏散出来了吗？她还算幸运，遇上了这么好的房东。她感激地拽紧了房东阿妈的臂膀，仿佛这手膀就是一个落水者求生存所依恃的圆木；落井者赖以攀上井口的索绳。她小声说：“房东阿妈，等战事息了，我要重重谢你的！”

“哎呀！梁太太！”房东阿妈把她拽得更紧了，“这时候还说这些！再说同船过渡前世修，我们能一块逃命也是缘份，说什么答谢！”

话音未落，身后就传来暴雨般奔跑的脚步声，跟着有人在叫喊：“鬼子追来了——！快跑呀！”后面的人在拚命往前冲，人象潮水那样往前漫上来，她和房东阿妈被冲开了，只能听到房东阿妈呼喊她的声音，那喊声还在继续，忽地就被推远了，她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她用力往前挤，被一个横冲直闯的人一拐子拐到路边，滚进了乱石和荏棵间，若不是一丛灌木挡着，她就要滚进路旁的河水里了。

她使劲爬起来，人群还在滚滚向前，房东阿妈已没有了踪影，勤务兵和女儿也不知被推涌到何处。她焦虑地呼唤着勤务兵和女儿。这是一个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，却遭到一个人的粗暴喝斥。

她象一个被抛在荒岛上的落荒者，孤独绝望，她什么都失去了：女儿，勤务兵，那只装有金银细软的皮箱。在这逃亡路上，哪里去找？身无分文，就是逃得了命又如何生活下去？突然间，她的中枢神经几乎完全倾圮了，仿佛失足坠入了黑暗的深渊，她只感到孤独和绝望，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流，无视她的存在，没人给她伸出救援的手，难道只能坐以待毙？只能消极地任随敌人来杀戮凌辱？

她的心不由地颤栗起来。

“不！不！”她叫了出来，“不能！那我还算什么母亲？腹中这个小生命还未见过世面，不能让他同归于尽！还有女儿，不能让她没有母亲！”

一旦想到未出生的孩子和走失了的女儿，她冷静多了，体

内陡地溢出一股勇气和力量，她扑进了滚滚人流，全力向前游去。

她拼命往前赶，眼睛只盯着脚下的可行汽车的沙石路，什么都没有想，只是往前赶，竟没注意人群愈来愈稀落。已走出了20多里地，才发现身前身后都没有了人，这一发现可吓坏了她。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莫非走着走着迷糊过去了？她仿佛从迷蒙中惊醒过来，惊慌失措地立在路中间。

突然，她似乎听到了人声，好像是附近山上发出的。她周身的毛孔几乎都竖了起来，莫非自己糊里糊涂走错了方向？投到鬼子撒下的网里了？

如何是好？她六神无主了！不知往哪去了！正当这时，她听到后面有低低的说话声，她一阵高兴。可是却不见人走来，她更慌神了！完全忘了脚痛和疲惫，返身就往回走。走回约半里路处，她看到了有两条忽隐忽现向山上伸去的灰布带子似的小路，有个人影在那里蠕动。她此时的心境有如茫茫的荒原上看到了牧人那样。她联想起房东阿妈说过的北山三洞，也许人都逃往那里了？她拼力向人影追去。

她不顾一切追上了一伙人，拦住了一位年长者，气喘如牛地急切问：“老伯，请问北山三洞怎么走？”

老人打量着她。

她害怕又被人群拉下，慌忙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外地流亡来的难民，和家人走散了！”

老人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这年月，遭罪呀！跟我们一起走吧，从这儿上去，第一个洞叫双龙洞，容人最多。”又转身对他的儿媳妇说，“这位太太双身人啦！人生地不熟的，扶她一把吧！”

她的心倏然一热，天涯无处不好人，泪水不由潸然而下。

虽说这里是20里外的郊区，他们仍然不敢点麻杆，只能借着一丝朦胧的星光，摸索着拾级而上。她的沉重的身子将两条腿脚压得酸麻，象灌了铅那么沉重，可她不敢有半点犹迟，咬紧牙关，一步步跟着阿嫂，她想的是腹中的孩子，想的是找到女儿，找到同伴、医生、勤务和房东一家，她要尽快找到北山三洞，她一步不敢停，一口气不敢歇，婴孩的用品都在箱子里，千万不能让她落生在这冰冷的石阶上。她得拚死力一挣，回到她的同伴中去！

他们走到了佛寿亭。

老人看看她对家人说：“鬼子晚上不敢上山，歇一会吧，一看这位太太累的！”

亭子内外已有很多人，坐的，倚的，站的，瘫倒在乱石上的！

若就这么走下去，她或许还能赖以腹中孩子力量的支撑继续一程，走到目的地。可这一歇，却使她的凝聚力剧然松散开来，她一下就瘫软在亭外边的石块上，周身象散了架那样，无力动弹，无力说话，活象一堆烂泥。

老人的儿媳妇碰了碰她的手拐问：“太太，怎么啦？肚子痛了？”

她这才意识到生命的存在，有气无力地回答说：“没，没有。”

“那就好，女人就是苦，又遇上这样的年月！”她放低了声音，“你家先生呢？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这种时候还不护着你？”

这话有如一柄匕首直指她的心尖。

她这个读到大学的海宁富家小姐，竟嫁了个长她12岁的武夫，媒人说他出自黄埔军校，并没说他是浙江新昌乡下一个地